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
第九十回 乘酒意醉誦淒涼句 警芳心驚聞慘淡詞

話說紫芝聽了再芳之言，不覺冷笑道：「這詩倒像只講善卜之人；至於姊姊初學起課，似乎不在其內。」道姑道：「只因胸磊落，屢晰貌嶽巖。」

閨臣道：「這兩句不獨贊蘭言姊姊風鑒之精，連磊落性情也描寫出來，真是傳神之筆。」道姑道：「盤走珠勤撥，籌量算慎持。乘除歸揣測，默運計盈虧。」

紫芝道：「此言素精算法幾位姊姊。但我昨日曾要學算，不知可在其內？」再芳道：「夠了！莫刻薄了！」道姑道：「爨致焦桐惜，弦興草縵悲。」

紫芝道：「這個大家都知，就只再芳姊姊一心只想學課，只怕是聽而不聞。」再芳道：「對牛彈琴，牛不入耳，罵的很好，咱們一總再算帳！」道姑道：「

繁音聞李嶠，翕響媿桓伊。」

閨臣道：「此是品蕭吹笛諸位姊姊考語。」道姑道：「

庭院深沉處，鞦韆蕩漾時。彩繩微雨濕，絳袖薄暉移。」紫芝道：「這四句只好去問『老蛆』、『小蛆』，他們昨日都瞻仰過的。」眾人不懂。施豔春把「黃食」笑話說了，無不發笑。道姑道：「

鬥草蜂聲鬧。」

春輝道：「昨日我們在百藥園摘花折草，引的那些蜂蝶滿園飛舞，真是蝶亂蜂狂。今觀此句，古人所謂『詩中有畫』，果真不借。」道姑道：「

評花猿意知。」

閨臣道：「此句對的既甚工穩，而且這個仙猿非比泛常，此時點出，斷不可少。」道姑道：「

經綸收把握，竿笠弄漣漪。博弈耽排遣，樗蒲屬戲嬉。含羞撕片葉。」

青鈿道：「這幾句所講垂釣、博弈都切題，就只麗輝姊姊『撕牌』二字未免不切。」紫芝道：「妹妹：你那裡曉得，那時他雖滿嘴只說未將剪子帶來，其實只想以手代剪。這個『撕』字乃誅心之論，如何不切！」麗輝道：「此時我一心在詩，無暇細辯，隨你們說去。」道姑道：「

角勝奪枯筭。」

閨臣笑道：「連他們奪狀元籌也在上面，可謂無一不備了。」紫芝道：「豈但奪籌，只怕還有奪車哩。」小春道：「斷無此事。」道姑笑道：「何能斷其必無？

門後爭車覓，樽前賭硯胎。」

小春道：「真是『怕鬼有鬼』！你這仙姑不是好人，我敬一杯。」青鈿道：「下句是玉芝妹妹同老師賭東以硯為贈的話，且不必管他。此詩我不喜別的，只喜這個『覓』字用的得神。」小鶯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青鈿道：「桌上只見棋盤，並不見人，及至找到門背後，才知他們奪車，豈不得神麼？」小春道：「你且慢些笑人，安知詩中就無飛鞋那齣戲呢？」青鈿道：「這樣好詩，如何有這腌臢句子！」道姑笑道：「他只知做詩，那裡還管腌臢；就是有些屁臭，亦有何妨？

鞋飛羅襪冷。」

小春道：「這個『冷』字用的雖佳，但當時所飛之鞋只得一隻，必須改為『鞋飛一足冷』才妙。」道姑道：「

枰散斧柯糜。校射肩舒臂，烹茶乳沁脾。」

宰玉蟾道：「這三句含著三個典故：一是馨、香二位姊姊觀棋，一是鳳雛姊姊射鵠，一是紫瓊姊姊品茶。妹子素日雖有好茶之癖，可惜前者未得躬逢其盛，至今猶覺耿耿。」紫芝道：「你既如此羨慕，將來燕府少不得要送茶與你，何必著急！」玉蟾登時羞得滿面通紅。道姑聽了，不覺暗暗點頭道：「

藏鉤猜啞謎，隔席疊芳詞。抵掌群傾倒，濡唇眾悅怡。」

紫芝道：「這是猜謎、行令以及笑話之類。但為何缺了剔牙一件韻事？」再芳道：「你拿鏡子照照，滿鼻子都是鼻煙，若編在詩裡還更好哩。」紫芝道：「若把鼻煙也編成詩句，我真服他是個神仙。」道姑道：「我雖非神仙，曾記詩中卻有一句：

指禪參郢鼻。」

眾人聽了，莫不發笑。閔蘭蓀道：「這句自然是聞鼻煙了。請教『郢鼻』二字是何出處？」閨臣道：「妹子記得《莊子》曾有『郢人漫壘鼻端』之說，大略言：郢人以石灰如蠅翼之大，抹在鼻尖上，使匠人輪起斧斤，運斤成風，照著鼻尖用力砍去，把灰削的乾乾淨淨，鼻子還是好好，毫無損傷。今紫芝妹妹鼻上許多鼻煙，倒像郢人漫壘光景，所以他用『郢鼻』二字。」紫芝道：「仙姑只顧用這典故，我看你下句怎麼對？果真對的有趣，我才服哩。」道姑道：「那得好對，無非也是本地風光：

牙慧別豐頤。」

紫芝拍手笑道：「這句真對的神化！我敬一杯。」再芳道：「郢是地名，豐是豐滿之意，以郢對豐，似乎欠穩。」春輝道：「難道姊姊連《書經》『王來自商至於豐』也不記得麼？況如今沛郡就有豐縣，此是借對極妙句子，姊姊說他欠穩，未免孟浪。」道姑道：「

嘲說工蟾弔，詼諧任蝶欺。」

閨臣道：「此句大約又是紫芝妹妹公案。他是座中趣人，與眾不同，所以『郢鼻』之外，又有這個考語。」道姑道：「

聰明響姑婢，綽約豔諸姬。」

畢全貞正在打盹，忽聽此句，不覺醉眼矇矓道：「為何又鬧出丫鬟，這是何意？」麗蓉同嫵兒只管望著小鶯，小鶯只急的滿面通紅。林書香道：「據我看來：這句或者說的是玉兒也未可知。」道姑道：「

倦每嗤休矣。」

紫芝道：「此句描寫座中瞌睡光景，卻是對景掛畫；但這『矣』字是個虛字，頗不易對，仙姑：你可曉得，他們不但愛睡，還愛吐哩。」道姑點頭道：「

哇恒鄙出而。」

眾人聽了，忍不住一齊發笑。紫芝道：「這個『而』字對的雖密密可圈，就只他們哇的還有一個蝦仁兒，可惜不曾表出，未免缺典。」道姑道：「

白圭原乏玷，碧珉忽呈疵。」

紫芝道：「這兩句我最明白，大約上句說的是諸位姊姊美玉無瑕，下句是我醜態百出了。」花再芳道：「座中就只你愛罵人。」閔蘭蓀道：「而且你又滿嘴亂說。」畢全貞道：「這句說的不是你是誰！真有自知之明！」道姑道：「

戍鼓連宵振。」

青鈿道：「為何忽要播鼓？莫非行『擊鼓催花』之令麼？若果如此，這個『戍』字只怕錯了，還請另改一字。」道姑點頭道：「貧道只顧多飲幾杯，那知卻已醉了。」

軍笳微曉吹。」

寶雲道：「這句更古怪，莫非要打仗麼？可謂奇談了！其中是何寓意，尚望仙姑指示。」道姑道：「此詩語句莫不明明白白，何須指示？況暗寓仙機，誰敢泄漏？」

將驍單守隘，卒勁盡登陴。轟豎妖氛黑。」

閩臣道：「仙姑既言仙機不敢泄漏，我們也不必苦人所難。況這詩句明明說著軍前之事，何必細問。據我拙見，大約將來總有幾位姊姊要到軍營走走。就只末句『妖氛』二字，只怕其中還有妖術邪法之類，這倒不可不防，請教仙姑：這話可是？」道姑道：「剛才言在先，此詩虛虛實實，渺渺茫茫，貧道何能深知。好在所剩無幾，待我念完，諸位才女再去慢慢參詳，或者得其梗概，也未可知。」

旗招幻境奇。短帘飄野店，古像塑叢祠。炙熱陶朱宅，搓酥燕趙帷。衝冠徒爾爾，橫槩亦蚩蚩。」

花再芳道：「據這幾句細細參詳，卻含著『酒色財氣』四字，莫非軍前還有這些花樣麼？」道姑道：「若無這些花樣，下句從何而來？」

裂帛淒環頸。」

眾才女聽到此句，個個毛骨悚然，登時都變色道：「據這五字，難道還有投環自縊之慘麼？」道姑歎道：「豈但如此！」

雕鞍慘抱屍。壽陽梅碎骨。」

眾人都驚慌戰慄道：「這竟是傷筋動骨，軍前被害，不得全屍了！何至如此之慘！」一面說著，都滴下淚來。道姑道：「你道這就慘麼？還有甚於此的！此時連貧道也不忍朝下念了：

姑射鏃攢肌。染磧模糊血，埋塵斷缺齒。」

小春、婉如、青鈿諸人聽了，都垂淚道：「這個竟是死於亂箭之下，體無完膚了！莫講日後自己不知可遭此厄，就是別位姊姊如此橫死，令人何以為情，能不肝腸痛碎！」說著，都哽咽起來。道姑道：「

甫為攜帚婦，遽作易茵嫠。」

畢全貞道：「這是合歡未已，離愁相繼。若由上文看來，大約必是其夫軍前被害，以致折散鴛鴦，做為嫠婦了。」道姑道：「淚滴天潢霄，魂銷梵宇尼。」

錦雲道：「我們這裡那有皇家支派？這個尼姑又是何人？真令人不解。」洛紅葉惟有暗暗嗟歎不已。道姑道：「

井幾將入井。」

玉芝道：「若以『入井』二字而論，豈不又是一位孀婦？以此看來：那碑記所說『薄命誰言座上無』，這話果真不錯。」井堯春道：「請教仙姑：此句莫非是我休咎麼？」道姑道：「此詩虛虛實實，何能逆料就是才女。總而言之：此皆未來之事，是是非非，少不得日後自然明白。」青鈿道：「這兩個『井』字不知下句怎對，請仙姑念來，我們也長長見識。」道姑道：「

緇卻免披緇。」

閩臣歎道：「據這『緇』字，除了瑤釵姊姊再無第二人。但彼時他雖僥倖入場，何以竟至『免披緇』？難道那時竟要身入空門麼？」緇瑤釵乳母在旁歎道：「那時若非老身再三解勸，他久已躲入尼庵了。這位仙姑果真猜的不錯。」眾人聽了，這才明白，都道：「這兩句竟是天生絕對，若非仙筆，何能如此。」道姑道：「

瑟瑟葩俱發，萋萋蕊易萎。」

小春道：「剛才仙姑說『百卉』二字係指我們而言；若果如此，你們聽這下句，豈不令人鼻酸麼！請教仙姑：據這詩句看來，我們眾姊妹將來死於非命的不一而足，難道都是生平造了大孽而遭此報麼？」道姑搖頭道：「如果造了大孽，又安能名垂千古。」小春道：「既如此，為何又遭那樣慘死呢？」道姑道：「慘莫慘於剖腹剜心，難道當日比干也造甚麼孽？這總是秉著天地間一股忠貞之氣，不因不由就把生死置之度外。」

小春道：「世上每有許多好人倒不得善終，那些壞人倒好好結果，這是何意？」道姑道：「『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』，豈在於此。若只圖保全首領，往往遺臭萬年。即以比干而論，當日他若逢迎君上，紂必甚喜，比干亦必保其天年；今日之下眾人一經說起，莫不唾罵。因其不肯逢迎，遇事強諫，以致不得其死；今日之下，眾人一經說起，莫不起敬。豈非不得善終反強於善終麼？所以世間孽子、孤臣、義夫、節婦，其賢不肖往往只在一念之差。只要主意拿得穩，生死看得明，那遺臭萬年，流芳百世，登時就有分別了。總之，人活百歲，終有一死。當其時與其忍恥貪生，遺臭萬年，何如含笑就死，流芳百世。貧道為何忽發此言？只因內中頗有幾位要應『含笑就死』這句話哩。但世事變遷莫定，總須臨時方見分曉。

下面還有兩段結句，待我念來：

卞家分主客，孟氏列墳簾。凡此根牽蒂，奚殊鐵引磁。」

蘭言道：「據這幾句，可見大家連日聚會，果非偶然。」玉芝道：「若據『根蒂』二字，豈非把我們認真當作花卉麼？」道姑道：「

武功宣近域，儒教聘康逵。巾幗紳聯笏，釵鈿弁繫綉。」

史幽探道：「幸而還有這幾句，畢竟閩中添了若干榮耀，可以稍快人意。」道姑道：「

四關猶待陣，萬里巡尋碑。瑣屑由先定，窮通悉合宜。」

小春道：「也不知四關所擺何陣；若請教仙姑，大約又是不肯說的。自從『戍鼓連宵振』一連幾句，鬧的糊裡糊塗，只怕還是『迷魂陣』哩。」融春道：「上文明明說著妖氛幻境，如何不是迷魂陣。若據第二句，只怕還有人到泣紅亭走走哩。」道姑道：「諸位才女，你看後兩句，豈非凡事都不可勉強麼？下面貧道也有幾句妄語。」因伸出長指道：「總要搔著他的痛癢，才能驚醒這一場春夢哩。」

爪長搔背癢，口苦破情癡。積毀翻增譽，交攻轉益譽。朦朧嫌月姊，跋扈逞風姨。鏡外埃輕拭，……

貧道今日幸而把些塵垢全都拭淨，此後是皓月當空，一無渣滓，諸位才女定是無往不利。但此中誤事之由，誰得而知。待我再續一句：

以足百韻之數，以明此夢總旨：紛紛誤局棋。」

閩臣聽了，猛然想起碑記一局之誤，連忙問道：「請教仙姑：何以誤在棋上？」道姑道：「其中奧妙，固不可知；但以管窺之見：人生在世，千謀萬慮，賭勝爭強，奇奇幻幻，死死生生，無非一局圍棋。只因參不透這座迷魂陣，所以為他所誤。此時貧道也不便多言，我們後會有期。」當即作別而去。

眾人送過，各自歸席，重整杯盤。玉芝道：「被這道姑瘋瘋顛顛，隱隱約約，說得心裡七上八下。起初聽見那幾個慘死的，心中好不害怕，惟恐將來輪到自己身上；及至聽到名垂千古、流芳百世幾句話，登時令人精神抖擻，生死全置之度外，卻又惟恐日後輪不到自己身上。只要流芳百世，就是二四分慘死，又有何妨！不知區區日後可有這股福氣。」花再芳道：「妹子情願無福，寧可多活幾時，那怕遺臭萬年都使得，若教我自己朝死路走，就是流芳百世，我也不願。」閔蘭蓀、畢全貞聽了，莫不點頭稱善道：「現成的真快活倒不圖，倒去顧那死後虛名，非癡而何！」

題花聽見這些不入耳之言，心中著實不快，只得用言把他們話頭打斷道：「他這百韻詩雖不能字字工穩，其中佳句卻也不少。剛才我一面寫著，細細看去，共總一千字，並無一個重字，倒是絕調。」蘭蓀鼻中哼了一聲道：「就只『遽作易茵嫠』、『萋萋蕊易萎』，重了兩個『易』字。」春輝撲嗤笑道：「姊姊既不明白，不該亂說。『萋萋蕊易萎』之易列在四真，『遽作易茵嫠』之易

列在□一陌。一是去聲，一是入聲，迥然不同，如何卻是重字？若是這樣，難道那兩個『從』字也算重字麼？」紫芝道：「姊姊說他無重字，我同你賭個東道。」題花道：「如有，我吃三杯；若無，你吃三杯。何如？」紫芝道：「既如此，你先吃六杯，若無重字，照樣罰我。」題花著實詫異，只得飲了六杯道：「快說，快說！」紫芝道：「『泣紅亭寂寂，流翠浦漸漸』，這是兩個重字。還有……」題花不等說完，忙走過道：「原來是這重字，若不好好吃六杯，大家莫想行令！」

紫芝只得照數飲了道：「姊姊請人接令罷。」蘭芝道：「還有兩個笑話未曾交卷哩。」眾人道：「才聽道站『壽陽梅碎骨』那些話，雖說無妨，畢竟心裡還跳個不住，莫若此時再掣一二□籤，略把心神定定，一總再說。如不能說的，照例飲三杯。」錦雲道：「如此甚好。剛才掣的是天文，妹子交卷了：

雲芽魏伯陽《參同契》陰陽之始，元合黃芽。『陰陽』、『合黃』俱雙聲，敬蘭芬姊姊並普席一杯。」

米蘭芬掣了禽名疊韻道：『杜宇《尸子》天地四方曰宇。『曰宇』雙聲，敬沉魚姊姊一杯。」

沉魚掣了百穀雙聲道：『大豆崔豹《古今注》宣帝元康四年，南陽兩豆。」

紫芝道：「上天兩豆，雖是祥瑞之象，不知那時可曾兩過蝦仁兒？」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